



门当 户对

MENDANGHUDUI



莫衣/著

《翻译官》作者 缪娟 鼎力推荐

商场，永远不缺阴谋与算计；

门当户对的联姻到底有几分真情？

利益的对抗下，

背负家族重担的弱质女流如何取舍婚姻与事业？

在这里，你将找到所有的答案。

比连谏的《门第》更曲折，比《浮沉》更温暖



门当
MENDANGHUDUI
户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门当户对/莫衣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054 - 2250 - 6

I. 门… II. 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9620 号

门当户对

作 者 莫 衣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姜婷婷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 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250 - 6

定 价 29. 80 元

第一章 结束还是开始	1
第二章 何谓无辜	12
第三章 危机	25
第四章 新生活	42
第五章 没有退路	59
第六章 女掌门人	73
第七章 严旭南的危机	101
第八章 最后的温情	121
第九章 窃取商业机密罪	145
第十章 不投降,不合作	163
第十一章 丧礼	192
第十二章 利益之外	216
第十三章 相信、正名	244
第十四章 夫妻同心	271
第十五章 想要你更多	296
第十六章 孰轻孰重	319
第十七章 信任危机	336
尾声 努力的人,终究会获得幸福	344

第一章

结束还是开始

原以为这一遭自己可以悄悄安排，不想，才一出机场就被接到这里。往后的事情，都一路被人安排妥当，哪还有自己的空间？

——宋清

宋清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还有回临川的一天。

现在是炎夏，刚出机场，她已经怀念起普雷斯顿的湿润。

机场扩音器里传来甜美温润的提示声，就着一团热气扑来时，显得有些旷远而不真切。

拖着行李，宋清的身子有些迟钝。她弯腰在包里找墨镜，一辆艳红色跑车嘎的一声，准确无误地停在她身边。

宋清直起身子，随即退后几步，车门应声打开。来人一副溜圆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神情左右盼顾间，显得十分的小心，她已快速向宋清招手，“姐，快上车！”

宋清皱皱眉，看到宋凝车后一时间已排起长队，也不便惹麻烦，闪身利落地上车。

窗外的景物快速后退，本就对临川已经非常陌生的宋清，这会儿，试图再找出些熟稔的东西来，是绝无可能了。

“姐，这么多年不回来，回来也不通知一声，要不是我拜托旭南，哪儿知道你会乘这班机？”宋凝精致的脸，只看到小巧的鼻子下露出那迷人但显得有些生疏的笑意。

“想安顿好后再回去。家里还好吗？”

跑车的位置只能坐两个人，十分宽敞，但宋清仍然觉得精神紧张，全身极度的紧绷，一双眼直盯着正前方的车窗。路人在火样的阳光下飞速地划过，留下快要枯萎的脸。

“嗯，老样子。爸爸一直都希望你回来，你知道，生意上的事情，爸从来不相信我。”

两声尖锐的喇叭，车子顺畅地转了一个大弯，下了机场的高速。

宋清扫了一眼时尚非常的宋凝，说她们是姐妹还真没人相信。自小她们便不相亲，性格差异太远。

“你自己坐不住。”宋清淡淡地道，自小宋凝就爱玩，心野，比她浮躁很多。

银铃般的笑声好一会儿才停止。

“可不是，爸爸眼光向来好，自小便替我们分了工。”

宋清笑笑，将头后倾，轻轻地吁了口气。

“你回来的是时候，爸爸最近身体不太好，公司里的事，该你回来接手了。”

“爸怎么了？”宋清脸一沉，直起身来。

宋凝撇撇嘴，一手从方向盘上轻轻抬起，耸耸肩道：“还不是老毛病，以前做研究时留下的病根。这些年来，生意越做越大，自然是得不到好好休息了。”

这是老毛病，自宋清懂事以来，宋静墨便时时咳嗽。

宋静墨年轻的时候，太争强好胜，在做动力研究时，吸入了太多未知的粉末毒素，后来怎么也好不了，但总也不至于对身体有大的影响。因此，他那时也没太放心上，毕竟，那些粉末毒素留在身体里，何时暴发，会怎么暴发，犹未可知。

可是，宋清还是想回普雷斯顿的，那个英国小镇，她已经存放了太多的习惯和感情。姑姑在镇上的餐馆也已交给她，这次回来，原本也是向父亲交代一下，便准备从此长居那里。

临川，带给她太多的伤痛，尽管已经遥远，但仍记忆深刻。

父亲自小便对她有太多的期望，一路的学习成长，无不按公司未来接班人的需要来培养。而她当时执意放弃英国众多高等学府，选择去姑姑所居住的普雷斯顿，亦在那时，心里便有了打算。

“姐，还是回家吧，这是爸给我的任务。”

宋凝打破沉寂，偏头朝宋清一笑，娇媚百生。她选择走明星这条路，果真是十分贴合的。

宋清垂下眼睑，“好吧。”

该来的，总是逃不掉。

“爸爸安排了盛宴迎接你回来，请了许多宾客，放心，都是些相熟的世交。姐，我先带你去置办礼服，估计你也没有准备。”话音刚落，宋清就发现车已经停在临川最大的奢侈品商场。

宋清苦笑，原以为这一遭自己可以悄悄安排行程时间，不想，才一出机场就被接到这里。往后的事情，都一路被人安排妥当，哪还有自己的空间？

“沈星？”宋清一抬头，便看到商厦最高处挂着大大的招牌，四周还挂着玫瑰花，红得炫目，再被火热的阳光一照，晃得让人睁不开眼。这里何时换了名字？

“呵呵，是啊，你刚回来还有许多事情不知道。先进去，我慢慢跟你说。”宋凝优雅地下车，已戴上大的圆帽，墨镜也压得更低，朴素的打扮，十分低调。

她朝宋清无奈地耸耸肩，凑身过来便挽着宋清的手，一同走进商场。

两姐妹久别重逢，却再没说家里的事情，宋凝更是一心一意地帮宋清选起今晚所穿的礼服来。

宋清对衣物的选搭缺少天赋，宋凝却天生好此道，但她知道姐姐心性冷淡、倔犟。她挑了一袭银白的及地长裙，简洁、但做工极佳，把宋清修长的好身材展露无遗。

“姐，头发就这样长长直直的挺好，我那儿有发夹，与这身打扮倒也般配。”

两人收获颇丰，这会儿双双累倒在车内，车椅摇平，喘着气歇息。

从外头看去，这两张有些相似的脸蛋，还真会让人产生错觉，这姐妹俩的感情很好！却哪晓得，从她们出生，都从没在一张床上躺过。

“好，你看着办好了。”宋清率先坐起身来。

车子快到自家别墅，淡淡的紧张与不安涌上宋清的心头——近乡情怯。

一转眼，已是十年过去，当年自己决意出国求学时才十五岁，内心满是与年龄不相当的伤感与苦闷。宋清想想，似乎那年也是这个时候，这个季节，也是这般的热。

管家王妈早已在门口翘首企盼。远远看到她便笑脸大开地朝里面喊了一声，自己已经疾步跑了过来。宋清担心王妈年老了，可别摔着，但看到那亲切而久远的面容，阵阵的暖意涌了上来。

宋清刚要推车门迎过去，宋凝在身后道了一句：“姐，旭南今晚也会来。”

她心中一顿，那漫天的刺痛又席卷而来，不过只持续了几秒。宋清吸了几口外头的热气，镇定地下车，回头淡淡一笑，“我知道了。”

过了十年才回来，宋清的心也果真是够狠够冷，可见当时伤得也够深。

宋夫人生性优柔，免不了抱着宋清痛哭一场，恨不得拿放大镜一处一处看仔细了才放心。

最后，还是宋凝好一番开解才得以罢休。

“夫人，老爷在书房呢。”王妈老泪纵横，看时候也差不多了，也帮衬着宋凝提醒了一下。

宋夫人抹抹眼泪，起身再拉住宋清的手，却是满脸紧张。

“清儿，你爸身体不好，你难得回来，别惹他生气。你这性子也该改改了，这些年，你爸不知道有多遗憾。”

宋清抬头看看螺旋状的楼梯，一片寂静，点点头，脚步却是万分沉重。

叩，叩，叩。

“进来。”宋静墨低沉沙哑的嗓音从厚厚的红木房门内传来，难掩苍老，随即又是几声急促的咳嗽。

宋清推开门一阵烟雾缭绕，她轻咳两声，用手挥开，几步上前将父亲手上大大的雪茄给夺了过来。

“爸！”

待烟散去，宋清见到父亲大吃了一惊。短短的十年，只让自己的心态成熟了一些，样貌还是相差无几的，可父亲却已是老态毕现，深深的皱纹布满整个脸庞。

双眼已被一团水雾蒙住，宋清硬是忍着没落下来。

这些年，原来自己也太过自私，习惯地把父亲想得、看得过于伟大。一直以来，他留在自己心里的印象，总是那么的好胜好强、永不认输。宋清看着父亲，想起当年他吼着，手指着大门，“你今天就给我走！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就当我宋静墨从没养过你这么没用的女儿！”

“我不会再回来！”宋清不甘示弱地吼回去。

“好！我们宋家也不欢迎逃兵！”说着，宋静墨把护照、学业通知及各种办好去高等学府的证件，毫不留情地扔到她脚边。

当时，她平静地拾起护照头也不回地奔出家门，哪管后头母亲的哭闹求情和宋凝一脸的惨绿。甚至与驱车前来的旭南擦身而过，宋清并未回头，只更加坚定了她离去的步伐。她决意要做逃兵了！

“想什么呢？坐！”宋静墨仍一脸的一丝不苟，声音不乏威严，指着一旁的椅子道。

宋清眨去水雾，点点头。

这次，父亲没有主动叫她回来，而她回来也不算是示好。在这般的情境下，这父女二人，闭口不谈。

宋静墨为她安排好了洗尘，她也一下机场便回了家，还有什么好说的？

“可人说你要留在她那儿接手餐馆？”

宋可人是宋清的姑姑，早年这兄妹二人，也如同宋清宋凝两姐妹一样，并不相亲。宋静墨的性子，不是一般人处得来，何况，宋可人也是爆炸脾气。

“爸，对于我那儿不仅是餐馆！我学的是酒店管理，何况毕业实习也是在那儿，相信没有什么问题。”

宋清不认同餐馆一说，事实上，姑姑的事业并不比爸爸的小，乃至在临川都有姑姑的连锁店。不过这些，姑姑未宣扬，宋清自然不会说出。

本来下了机场，宋清是去姑姑名下的酒店的。

“不过加了住宿而已，都是些吃吃睡睡的事，难道我的生意让你如此瞧不上？”

女儿的脾气还如当年，虽是遗传了自己的，但也令宋静墨相当不满。他辛苦创立的商业王国，理应得到女儿的重视才对。何况自己的身体，已快到了药石罔效的地步，而他从妹妹那儿得知，宋清根本不是准备回来接他的班。这让他更加愤怒不已。

“爸！你不讲道理。你怎么能够这么看待姑姑辛苦创立的事业！更何况，我自认为那是我喜欢的工作！”

这些年和姑姑的感情，已经让宋清忍不住和身体不佳的父亲起争执。

“你，你，你！”宋静墨捂着胸口急促地咳嗽，起身一手指着宋清，却气得说不出话来。

楼道口传来脚步声，王妈最先推开门。她看到父女俩都是满脸的互不相让，叹了口气，忙熟练地从一旁的抽屉里拿了药，上前给宋静墨。

宋夫人眼泪汪汪地幽怨地看了一眼这个自小便掌控不了、说服不了的大女儿，上前拍着宋静墨的背，小心地安慰。

“静墨，清儿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一回来就吵起来了，先前不是还说得好好的吗？”

看到这场面，宋清心里早已懊悔不已，明知道父亲身体不好，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硬要在口头上争个输赢。

“姐，我们先回房吧。来，你还没去看过我的房间呢。”宋凝拉起宋清，开口说。

宋清刚到宋凝的房间落座，庭院门外就传来几声喇叭声。

“姐，我下去看看。”

宋清留在这粉红色的公主般的卧室，她起身走到窗前，拉开落地窗帘。哗的一声，刺眼的阳光一下子便照了下来，大大的床头，挂着宋凝与旭南依偎的照片。男才女貌，合衬得紧，她忙拉回窗帘，一时间被这突然射来的阳光给刺激得眼泪直流。

“姐，是旭南。”宋凝倚门立着。

“晚上再见吧。”宋清指指疲惫的脸，朝妹妹绽颜一笑。

“也好。”宋凝抿唇点点头，随后便轻轻地关上门。

门外的宋凝一脸的隐晦不明。然后她展展笑、撩撩头发，优雅地下楼。严旭南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摊开、满身的轻松，占据着大半的位置，见到宋凝下来，朝她熟稔地挑挑眉，嘴角含笑。

“她不愿下来？”

“不巧刚和父亲吵了一架，闹得不开心呢。”

“是吗？”严旭南笑笑起身准备出去。

宋凝脸色一黯，随即马上恢复，近身拉他坐下。

“怎么一听她不下来，马上就要走，不先去见见父亲？”

“晚上我再来。”

银控本部大厦。

今天是周一，异常忙碌。一楼辉煌大厅里，三个前台小姐人手一个电话，脸上都带职业微笑，但手却万分忙碌。

“你好，银控集团。”

“给我转正维。”话端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不容人反对和质疑。

小欣拿着话筒，紧紧捂着，急切地朝另外二人使眼色。

左边的佟玲眼明手尖地接过电话，压低声音道：“请问，您是哪位？”

“总经理那边的电话怎么了？现在马上给我接进去。”老人显得有些急切，显然已经通过种种途径找不到总经理，却只能笨拙地通过前台转接。

“啊，您是董事长？是，是，我马上给您转过去，总经理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佟玲在这端点头哈腰，却并未想到，对方其实看不见。

“总经理。”

助手李杰拿着无绳电话，紧张不安地在会议室门口轻唤了一声。看着圆桌会议上脸色紧张凝重的公司各元老，头皮一阵发麻。

易正维黑着脸转头，“什么事？”

“董……董事长电话……”李杰说着颤巍巍地递了过去。

易正维皱眉朝他挥手，扫了全场一眼，才沉稳地对着话筒压低声音：“爸，我在开会。”

“你们在商讨收购复华的事？”易满天虽说近几年不太管公司的事，但涉及到公司重要的发展方向，却是不含糊。

“是。爸，等我回来向您汇报。您现在应该休养身体。”

“这事不要着急，我有更好的法子。”易满天是生意人，一件事，总是希望以最少的本钱获得最大的利益。

“哦？”易正维扫了全场一眼，双眉颇有兴趣地挑起。

他正为这事烦恼，这群公司元老是保守派。虽然银控集团这几年在他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良好，且因为他的果断魄力，先后进入几个形势大好的行业，稳赚了几笔。这也是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在公司站住脚的原因。

“宋静墨是不是跟咱们银行高额贷款？”

“是有这么回事。”

“据说他的研究室最近有新产品开发，绝对会在动力电池领域掀起革命。”易满天语气欣然。

“您是说这跟他高额同我们银行贷款有关？”易正维嗅出些苗头，咧开嘴微微靠向椅背，轻轻吁了一口气。

“没错！你们在这个时候收购复华，肯定会空手而归，而花太多的代价也未必可行。他的研究室是独立的，只要它在，再复制一个复华，也未尝不可。”易满天说的是事实，复华有今日的一切，完全有赖于宋静墨在临川郊北的振华研究室，这是他一生的心血所在。

易正维低眉沉思，显然也是认可。不过他入主力行业，是箭在弦，不得不发。

“我听说他的大女儿刚从英国回来，今晚有个接风宴，你去参加一下。”易满天说出他打这通电话的意图来。

易正维双眉紧蹙，微微一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不过他并不打算这样做。

“正维，你跟那个女人的事，我不管；你要在我们商场怎么胡闹，让众人看笑话，也由着你去，但这事，你必须决断。动力策划案你着手准备了一年，不是吗？”易满天的声音中有着不容否决的意味。

易正维眼神直直地射向马路对面的湛蓝商厦。那沈星的招牌，红玫瑰围绕得灿烂万分，刺得他的眼睛睁不开。

良久，他才无奈道：“如若是这样，恐怕也太迟了。据我所知，伟盛实业的严旭

南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他与宋凝已到了订婚阶段。”

他不是不知道易满天打的主意，只是要自己逢场作戏，出卖感情，是绝无可能的。那闪烁的招牌在阳光下更加火热了，他索性起身，断了那帮老头的八卦心，出了会议室。

“哈哈哈……”电话里传来易满天精力充沛的大笑，哪像在医院里休息的老头。

易正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严家那小子是抱错了腿。据我所知，宋静墨一直是有意将公司传给他大女儿的，何况，那个宋凝已入影视圈，如何能回得了头？”

宋家只有两个女儿，如今，宋清一回来，想当然，便成了香饽饽。只怕此时她自己还未认知罢了。

易正维拿着电话揉揉眉心，脑中闪现出沈星那娇柔的欲说还休的容颜来。

“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据说十年前，宋家两姐妹为了严旭南争风吃醋，宋凝割脉自杀，宋清远走英国。”

“是，爸，我知道了。对对，我先去安排。”易正维回答道。

一番说教，易正维不得不正视这件事。资金他们不是没有，只是红日当头，这收购显然如海底捞月，纵然好看，也得不了多少好处。

不过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命令集团属下的银控，马上停止复华的借贷案！

“肖蒙。”易正维拨了个号码。

“是，总经理，有何吩咐？”

“复华的借贷案目前如何？”

“已到实审阶段，但我们评估下来，没什么问题。虽然他们目前资金有些周转不畅，但不影响后续的进展，我们非常看好这个项目。”

肖蒙正得意于自己收纳的这个借贷案。两个亿的资金，是不少，但复华向来的技术领先，资信信誉及根基沉稳，他个人对这项目极力地推波助澜。

“先搁下。”

“啊？”肖蒙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由得举手揉揉眼。

“并且向外面放出风声，银控暂不接受借贷。”

“总经理……”如此大的资金借贷，如若他们这样做，复华很难在其他银行获得，至少，也得让贷款评估工作周旋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样一来，银控，不是也白白少了许多银两进账吗？

“照我说的做，如有人问起缘由，就说不便于对外公布即可。”由得外界去猜疑，

这便是目的。

“是，总经理。”肖蒙可惜地看了一眼桌面的企划案，将它放置一旁。

易正维挂上电话，嘴角含笑，摇椅满满地转了一圈。宋静墨至少比他更久策划这次动力革命，一切准备就绪，缺的就只是资金，如若拖个半月十天，足以让他损失惨重。宋静墨急需这两亿，但银控集团，并不急缺这两亿的利息，这生意绝对值得做。

虽然不够光明磊落，让宋静墨到其他银行处贷款时，也会多许多周折。但生意场上，为了利益，什么都得靠边站。

“莉莉，看看有没有复华的请帖。”易正维拨通内线。

“有，总经理，是今早快递过来的，当时问过您，您说过……”

“拿进来！”他打断并收线。

是的，什么都得靠边站，比如这个时候的沈星。但……他眼睛危险地眯起，宋清只是短暂的游戏。

严旭南？他咀嚼这三个字，眼里腾起好战的因子。

“姑姑。”

宋清劳顿一番后才在自己休息的房间拿起电话打给姑姑。

“Hi，清儿，一路顺利吗？你爸有没有为难你？”宋可人韵味十足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轻松但掩饰不住淡淡的担忧。

宋清展颜一笑，拿着话筒在床上放松地打了一个滚，仰面朝上，一手正拿着宋凝给她的精致发饰看着。

“没事，我可以应付，爸已经知道我要接手浩天的事了。”

话筒那边传来咯咯的笑声，“是的，他在电话里语气就不好，我正想给你打电话。”

人的磁场果真是十分的奥妙，她们姑侄本都属于脾气不好的类型，不知怎么的，反而却相处甚好。

“不过，爸的身体，似乎不太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道：“早些年，我便劝他，可以安享晚年，他却与我斗气一般，互不相让。”

“姑姑，这不关你的事。我这次回来会好好劝劝他的，何况……”

“怎么了？”

宋清用力眨眨眼，爽朗一笑，回道：“爸爸知道我要接手浩天，一定会再寻找接班人，何况，小凝要订婚了，自家人也帮得上手。”

宋可人嗅出点儿什么不对来，她只回了一声轻笑。她嘱咐宋清快点儿回来，便挂

MENDUANGHUDUI

10

了电话。

宋静墨并非冷血的人，他对宋清的疼爱和期盼大家都瞧在眼里所谓，期望有多大，失落伤心即有多深，以至于发生那令他这一辈子都觉得遗憾的事情。但固执如他，如何会亲手打那个电话？甚至于，他连宋夫人和宋凝都不允许与普雷斯顿的她们再联系。

几年前，他曾病至休克，弥留时，唤人打了个电话，但也只是拨给宋可人。至此，这兄妹俩才算好好讲了通电话。刚挂完电话，宋可人已是泪流满面，如若宋静墨不死，她仍不能告诉宋清，她曾接过这样电话。

彼时，宋可人才知道，宋清逃离的原因。这孩子，这么些年来，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富家小姐，到现在变成独立打理浩天的接管人，其中的苦，又怎么是简单几句能诉说得清楚的？

宋清把视线从发饰上收回，移到自己的手腕上。她的手指纤细修长，却并不是十足的富家小姐的手，有些粗糙，如同柔软的心上，有着淡淡的伤痕印记。每回想到宋凝那细弱白皙的手腕上冒出的鲜红的血，宋清便如同魔怔一般颤抖不已。

宋清从餐馆的洗碗工做起，服务员、迎宾、前台、保洁……谁也不知道，浩天最勤奋最用功的模范员工，竟然是董事长的侄女。她用这种方式锻炼自己，抑或是惩罚自己。以为这样，自己便能有勇气和力量面对如今的一切，或许，果真是有些效果的吧。那些过往的伤痛，虽然深刻，但不至于那般如血般汩汩流出的温热和鲜活。

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大小姐，老爷请你去书房，有客人。”王妈得到应声后，推门和蔼地道。

“爸。”宋清依言来到书房。

“清儿，过来。”

宋静墨已恢复过来，但脸色仍然不好，这让宋清惭愧不已。她瞧了一眼旁边正襟危坐的人，来人戴眼镜，斯文十足。宋清抿唇笑笑，习惯性地，将手四十五度伸出。她手指修长纤细，淡淡的无色指甲油，在傍晚的灯光下，折射出银白的光芒。

“志翰，这是小女宋清。”

许志翰这才把从宋清手上凝结的目光给散开了，略微紧张地一笑，马上站起身来，伸手握住那柔软冰凉的手。如同那夏夜，高高的星空，洒下的漫天的冷寂。

这是一个内心非常坚忍的女人，喜欢把自己封藏起来，如同那月宫里的嫦娥，抱兔取暖。你纵然夜夜仰望，也只得一清冷的背影。

他常年做研究，与外界联系不多，以至于见到宋清这样的女人，免不了细细咀嚼一番。

这个女人，如她的名字一般，清清的、淡淡的，纵然隔得远些，但却不讨厌，谁能讨厌那凉爽夏夜的清月呢？

宋清淡淡地笑，任他瞧着，也不作声。

“咳咳……”

许志翰眨眨眼，回过神来，向宋静墨和宋清抱歉地一笑，但不至于尴尬，这度把握得倒是极好的。

“清儿，宴会马上要开始了，先让你上来和研究室里，我最得意的弟子见见，今晚就让他做你的舞伴吧。”

宋清恭顺地微笑点头，回道：“爸，我还记得，未出国前，许先生曾替我的家教给我上过课。”

许志翰颇为诧异地挑挑眉，镜片上的光芒顿时柔和了许多，附和道：“老师，我倒也想起来了，宋小姐记忆真是好，那年我到您门下，当时的研究室，还设在你们北郊的别墅。”

“是，当时我的家教正巧生病，许先生便替了几回。”

宋静墨眉开眼笑，看着这对年轻人，越瞧便越觉得顺眼。

“哈哈，我人老了，竟不记得这些，这样甚好。志翰，等下的晚宴，你多多照应，清儿多年未回国，可能会生疏些。”

许志翰欣然点头，虽然他向来在研究室里待得甚多，对生意上的事情并不过多了解。

楼下的客厅、花园里的彩灯已经亮起，喧闹也渐入耳帘，夜幕不知不觉便落了下来。宋清凝视着外头的一切，突然之间，觉得这一天，如此漫长。抑或是，这么多年来平静地忙碌单纯到底的工作，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的人和事，变得十分的生疏和不适。

汽车的喇叭声不断传来，宾客已经慢慢到了。宋清起身朝父亲告退，转向许志翰道：“许先生，我去换身衣服。”示意他们在此会合。

“宋小姐，不介意的话，你唤我志翰吧。”他这次先行一步，近身温和地笑着，伸手与她相握。

“小清。”她露出一丝甜笑，大方地再度伸出手。

第二章

何谓无辜

“鄙姓易，因为生意上的事，与令尊有些往来。”

——易正维

“大小姐，你这身打扮可真好看。”

王妈年纪老了，说不出太多的形容词。不过这身银白色的晚礼服，不论是剪裁还是气质，都与宋清整个人说不出的合衬。

宋清朝王妈灿烂一笑，接着将脸上的妆容再打得浓些。夜宴的妆，还是浓些的好。

王妈欣慰地出去，开心地替她关好门。

那镜中红唇黛眉的女子让宋清看得一阵恍惚。最终，她还是卸了一层，既然决心回来了，这表层，也应该靠自己画上。

今晚来的宾客都是相熟已久故交，或是生意场上来往过甚的合作伙伴。易正维能够接到邀帖，是因为宋家正巧要跟他名下的银行借贷。

易正维今晚参宴最早，这是颇少见的事，三三两两的客人零散地低声交谈。宋静墨一下楼便看到易正维坐在花园一角的秋千上，持着一杯红酒仰头正望着别墅二楼。蓝色窗帘后，一个身材婀娜的身影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

“易总裁，稀客稀客。”

“哦，宋董。”易正维并无尴尬地收回视线，沉稳地将红酒交给侍立一旁的服

务员。

两人皆是商场老到的人物，双方各有需求，谈话自然愉快，不时哈哈大笑。显然，宋静墨对这商界后生十分欣赏，主动拿过酒保手中的两杯红酒，干了一杯。

此时，宋清正好撩开窗帘，想一睹宴会盛况，却见到爸爸正一口喝下半杯红酒，很是担忧。似是感觉到她的视线，易正维偏头看去，便看到好一幅月下美人图。

银白的月光与霓虹的彩灯相互融合辉映，交织出亦幻亦真的美景。直发披肩，柔顺黑亮，额角一发夹熠熠生辉，配合那一贴身的牙白 V 领长裙，衬出那优柔关切的脸，如同深山远林，猛然回首，好似一眼便撞到美轮美奂的城堡中遗失记忆的公主。

宋清墨没有察觉，突然拍拍他的肩，拉他一起向门口走去。他回过神，看了一眼，笑笑，原来是伟盛实业的严旭南和宋凝出现了。果真是一对才子佳人，立时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众人热闹时，易正维玩味地再看向窗台。这一同时，如同牵引一般地，那蓝色帘子突地拉合上，窗后人影一闪而逝，只留下被微风吹过，微微荡漾的波纹，如同湛蓝的海水。

大厅内已经杯光交错，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宋夫人被一群贵妇围在中间，这厢宋静墨自是与世交碰杯不停。毕竟他这个年纪，与这群后生，还是有着隔阂的。

“严总。”易正维主动上前打招呼。

严旭南微微一错愕，随即低头拍拍挽着他手臂的宋凝，示意她上楼去。

“易总，久闻大名，一直未曾得见，你向来都不喜欢这种宴会，不是吗？”严旭南主人般伸出手，与他相握。

“哪里，这种家宴，我觉得来一趟非常值得。”

双方寒暄着，突然灯光微微一暗，双双抬头看向二楼的窗台，已是一团漆黑，人去楼空。

管家唤了众人回客厅，宋静墨向众人交代一声，率先进去。

螺旋的楼梯，只听得高跟鞋下楼的声响，但还未见人。众人翘首以待，都想见见本城最富盛名的动力界大王的女儿。

易正维找一安静位子坐下，但视线绝对不会被叨扰。

他不止关注这个神秘的宋家接班人，更是不放过严旭南和宋凝脸上的表情。这三人间十分玩味，一向在商界久负盛名的有“笑面王子”称号的严旭南，竟能瞧出些许紧张来，宋凝则是在笑容间，有着淡淡的不安。

而宋清，却让他刮目相看。第一眼，他以为这女子与沈星相差无几。那神情、神